

巴人洞

(组诗)

墨上雪

(一)

丹江、汝河,劈开两岸寂静,
红砂岩袒露着筋骨。
一千多个洞穴,
嵌在悬崖之上。
两米到二百米的高度,
是先民留给山川一堆无解的沉默。
斧凿的痕迹还在,
四壁平整,被时光反复打磨。
没有铭文,没有壁画,
只有风,年复一年钻进钻出,
一遍遍抚摸,
那些早已冷却的手印。

(二)

人们叫它巴人洞。
与青铜戈、铜釜遥遥相望,
与传说里穴居的祖先,
隔着一层千年不散的雾。
也有人叫它阎王洞。
收留过兵马,
也收留过乱世百姓仓皇的脚步。
更多时候,它只是躲匪洞。
动荡年月,
装过凡人的恐惧,
护过几缕微弱的烟火,
托住过摇摇欲坠的人间。
后人考证,说是东汉崖墓。
浅薄的土层里,
只扒出零星的证据。
大多数洞口,一直空着。
空得坦荡,
空得让历史,无话可说。

(三)

前室、后室,台阶相连,
是古人能搭建的最朴素的格局。
石槽架过木板,
灶台余温早已散尽,
水池盛过清浅流水。
每一处凿痕,
都是为活着费尽心思。
避风,防潮,取暖,
汇集世间所有的智慧,
在险峻之上,
搭建一寸安稳。
无奢华,无装饰,
只有生存最笨拙的样子。
人来过,藏过,熬过,
最后转身离去。
把空洞还给山崖,
把寂静,还给浩荡的时间。

(四)

这里没有物证。
无壁画记事,无石棺存骨。
空空的洞穴,
说不清自己的身世。
所有命名,
都是后人善意的猜测。
所有论断,
都停留在推测与存疑之间。
它不辩驳,
任凭风雨啃噬岩壁,
任由世人反复揣测。
像一个守口如瓶的老者,
把千年的秘密,
藏进最深的岩层。

(五)

我们忙于奔走。
偶尔在新闻里瞥见它:
有人攀登被困,
有人来了又离去。
崖洞依旧安静、沉默,不悲不喜。
不必探究起源,
不必急于求证。
山河本就该有留白,
往事本就不必袒露。
最好的状态,
就是无人打扰。
独自守着,
这空山,这千年孤寂。

(六)

风穿过洞穴,
如同穿过这片土地的骨血。
那些凿山而居的坚韧,
临险求生的智慧,
早已沉进泥土,
成为世代相传的底色。
巴人洞不言不语,
却容纳了所有苦难、迁徙与生生不息。
这崖壁上无字的史书,
最荒芜,
也最厚重。

诗潮

故乡的秋

任文

乡村的中秋节朴实纯真,散发着泥土的芬芳。每到中秋,家乡人提早做月饼,由芝麻、花生仁、青红丝拌成的红糖馅包进揉好的白面中,大小两层,扎着美丽花纹,一个个放在锅中蒸熟,飘着香味的月饼端上了桌,一家人欢喜地品尝着。

想起那年月,村庄西头那棵蓊蓊郁郁的桂花树下,聚集着一群孩子,桂花清香四溢,沁人心脾,给乡村的中秋增添了浓郁的喜庆氛围。村里心灵手巧的大娘拿着自己做的月饼分给孩子们,树下传来阵阵笑声。大娘给我一块尝鲜,我舍不得吃完,咬了一小口,高举着向家跑去。饥饿年代,能吃到月饼,是多么幸福的事啊。

中秋过后,地里的庄稼大多收完了。满山遍野群鸟飞翔,果子缀枝,黄一片紫一片,惹人嘴馋。这时节,赶早的农民开始犁地种麦了,犁铧在耕牛的拉动下,在刚腾出的地面上划出一条条深沟,从地这头划到那头,土壤在犁铧划过时翻滚着,拉出一条条土浪。清新的泥土气息,让人倍感亲切。现时,虽然机械耕作普遍应

用,但家乡有几户农民还是舍不得丢弃那些犁铧,依然养着耕牛,延续古老的耕作方式。我不知道是他们跟不上时代的步伐,还是怀古心思沉重?总忘不了小时候,父亲在地头吆喝牛拉犁犁地,我常跟在后面,光着脚丫子在松软的泥土上奔跑,深一脚浅一脚前行。最喜欢踩在木耙上把犁好的土地荡平这活儿,牛牵着木耙在土地上来回走,不紧不慢地行进,真有点像土浪里荡舟之感。

秋风吹,黄叶落。深秋时节,天气逐渐转凉,走进秦岭南麓,如同进入一个梦境里,满山红叶,层林尽染,远山云雾缭绕,空谷幽静,农人缓慢地劳作,沉声吆喝着牛……古诗里描绘的美景随处可见,身临仙境的美妙让人流连忘返。

商洛山

(总第2942期)

刊头摄影 杨玉民

漫川关品茶

纤夫

国庆节,去外地看景成了全家人的一大心愿。

“爷爷,咱们去太行山,看红旗渠吧!”孙儿道。我说:“你们去,我要去山阳漫川关,坐上新高铁,体验飞车穿过秦岭山的感觉,在漫川关古镇感受古时的景物,站在老镇河边,眺望四周的红土地、绿林、立石。”

修建商洛西站时,我多次去站址观看施工。西站建成后,又在站前游走,坐在石台上欣赏熊耳晚霞,夏日在凉风中,环望前方的绿山翠叶,巨大的斜坡公园,游人穿梭,商洛西站给人一种既宽敞又现代化的感觉。我对同伴讲:“抽出时间从西站出发,去武汉、北京,好好地逛一下。”

漫川关已去过几次了,给我印象很深,这里有武昌会馆、北会馆、双戏楼。漫川关战斗纪念碑前,可听讲解员讲解漫川关战役激战经过。走进莲花第,与孔子像相对,屋子里书香味很浓,小孩子在安静地阅读。也曾暗想:商山书院如果这样留存一角,我与书院天天相伴,那该何等惬意呀。我每次来,都要品尝“漫川关八大件”,豪饮苞谷酒。一次在此饮酒,同游者老闵大醉,将手机丢在酒店。每次见面谈到此事,皆哈哈大笑。

我这次来漫川关带着小妹田兰。她不常出门,带

地行驶着……这个季节,农家小院最美的风景是一串串绑在一起的玉米棒子,屋檐下、树枝间、墙头上,还有房顶上,到处都显露着丰收的喜悦……

收获季节一直延续多半个月,甚至更长的时间。秋收不像夏收那样风风火火,但也清闲不得,趁着天晴日头红抓紧收获。要不,一场连绵的秋雨过后,庄稼地里狼藉一片,减少收成。于是,秋收时节的农家人,早起晚睡,白天收获玉米,夜晚忙着串绑玉米架在屋檐下晾晒。虽则忙碌,但看着丰收的玉米堆,农民的心里乐开了花。

乡村的秋夜是美丽的,温馨的。当火红的晚霞渐渐隐退,最后一丝余晖散尽,田野里生出一丝丝缥缈的青雾,空气凉凉的、潮湿的。劳作了一天的人们踏着暮色回家。夜空深蓝,已有几颗星星在眨眼,目送农人暮归,等待月亮出来。灯光下,一家人围桌而坐,高兴地吃着说着,沉浸在幸福、温馨的氛围中,不觉月光洒满院落,窗棂、床铺也被月光安详地吻着……走出屋子,看圆月的月亮已经爬上树梢,月光清晰而静谧。

散文长廊

徐玉虎

朵儿

清明节前一天,我开车回到家。妈坐在院子里的泡桐树下摘韭菜,一只狗静静地卧在地腿边。

这只狗有三拊长,周身浑圆,乌黑透亮;额上有一撮莹白的毛,像落下的几片雪花;脸圆嘟嘟的很富态,见到我“汪汪”叫了几声。

妈说:“别叫,这是自家人。”狗像是能听懂妈的话,看了我一眼,起身摇摇尾巴,想接近我。我躲闪了一下,我从小怕狗。它见我不好好,转身依在妈的脚下,吐着舌头。

“这次回来能待几天?”妈问。“这段时间活儿不多,多陪你几天。”“我好着呢,有朵儿陪着。”妈说着,抚摸着那狗的毛发。它温顺得像个孩子,静静地依着妈。

“妈,你不是不喜欢猫呀狗呀的?”“妈现在老了,身边有个活物做伴,心里踏实。”

“朵儿是我过完年在路边捡的。它既通人性,又不挑食,好养。”妈继续说。

中午一点多,妈做好了韭菜饺子,我们正要吃,她忽然站起身,嘟哝道:“朵儿呢?跑哪儿去了?”说着,急匆匆出门去找。

等我吃完碗里的饺子,妈和朵儿回来了。妈说:“奇怪了,你平时总陪着我,这次咋啦,还贪生?”说着,夹出几个饺子放到干净的食盘里。

“妈,你对朵儿比你儿子都亲?”我正开玩笑,忽然看见妈拿筷子的手抖动着,脸色苍白,额上渗出一层细汗。我忙起身,双手护住她的肩膀,心疼地说:“妈,你低血糖又犯了,你要按时吃饭,不然……”妈没说话,低头大口大口地吃着。

过了好一会儿,妈恢复了正常,咧嘴一笑:“今天饭有点迟。我去找朵儿时心里就发慌,还走了一段路。”我嗅怪道:“妈,一只烂狗,人要紧,还是狗要紧?”不敢这样。妈说:“习惯了,吃饭没了朵儿,总感觉空落落的。”我摇摇头,眼眶挂着酸涩的泪水。

“烂狗?那次不是朵儿,差点要了我的命。”妈接过我的话,一脸严肃:“前段时间我从地里往回走,半路上低血糖犯了,两眼发黑,脊背冒汗,一下瘫到地上。朵儿跑到你婶家,呜呜叫起来。你婶知道我准是有事,跟着朵儿去找我……”

说来也怪,我在家的那几天,朵儿再没出去过,总是陪在妈身边。我有点喜欢朵儿了。

初冬的一天,妈心脏病犯了,朵儿跑去叫来了邻居婶,是婶给我打的电话。

经过几天抢救,妈没救过来。拉回家那天下午,朵儿像知道了什么,发出一阵阵“呜呜”声。办丧事的那三天,朵儿始终守在妈的灵柩前,一刻不曾离开。

埋葬完妈的那天晚上,朵儿忽然失踪了。偌大的屋子,没了妈,又没了朵儿,我心里空荡荡的。心想:狗毕竟是狗,它哪会顾及我的感受。

妈过完头七的第二天黎明,天阴沉沉的,冷风吹得树枝“呜呜”作响,路边的衰草上挂着一层厚厚的霜。为了赶路,我早早来到妈的坟前烧纸告别。忽然,我看到朵儿窝在妈的坟边,身披一层白霜,在寒风中抖动。看到我,它起身,发出“呜呜”的叫声。我心里一颤,一把抱起湿漉漉、冷冰冰的朵儿,眼里潮乎乎的。

我要走了,刚锁上大门,朵儿不知从什么地方蹿出来,“汪汪”地叫着。我一低头,朵儿便跳到我怀里,我抚摸着它的身子说:“朵儿,我不能带你走,你另找个人家吧。”

朵儿听后,“嗖”地从我怀里跳下去,站在一边,木木地看着车子慢慢离去。我从后视镜看到,朵儿向前猛追了一段后站在路边,一直目送着我。

说来很惭愧,我妈的三七、百日,我都因路远、工作忙没回家祭奠。

又是一个清明节,我回到家。推开大门,满院的枯枝落叶,那棵泡桐树在风中抖动。打开屋门,一股霉味刺得我心里酸涩悲凉。我待在空屋里,茫然无措。

突然,一声微弱的“呜呜”声响起。我一惊,朵儿不知何时来到我身旁。